

◇老城旧影

新光电影院

毛天鸣

上世纪70年代，安庆城里有四家电影院：以演戏为主兼放电影的皖江、胜利（含宜光）剧院，还有新光电影院和解放电影院。

新光电影院坐落在繁华的人民路，门楼居高临下，3个上、下坡道各29级台阶，气势恢宏。遥遥相对的是庄严的市委大院，四周开阔如天然广场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新光电影院是安庆的“头牌”影院，既是城市的地标，也是市民精神生活的殿堂。

新光电影院的前身为东南电影院，于1946年春由镇江商人将奉直会馆（今双莲寺小学西侧）改建而成，后迁至吴樾街院钟大戏院。安庆解放后，经公私合营改名新光电影院，于1950年1月4日营业，首演影片《百万雄狮下江南》。1953年改国营，由市委拨款10万余元，年底在新市路（今人民路）的一个荒山坡上建成新影院，占地4050平方米、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，砖木结构，上下两层，共设913个翻板座椅。1954年元旦开业，当晚上映苏联新片《大音乐会》。为庆祝落成，院方还特意制作了一枚印有毛主席语录的纪念书签。1966年对影院进行扩建，座位增到1145个，一度易名红卫兵电影院，1969年改回原名。1978年首次利用人防工程增设制冷设备，改善影院环境。

新光电影院作为一家全省最早成立的专业电影院，之初放映的影片，均由私人向上海、南京等地影片商或代理人租用。1950年底，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华东区公司南京办事处成立，新光电影院随即与之签约，由该处供应影片。早期的放映宣传以街头海报、报纸广告为主，后期采用宣传橱窗、展板和悬挂横幅，对重点影片还由军乐队上街散发传单，或以锣鼓队游行等形式进行宣传。1957年起自编了8开套色铅印《电影介绍》月刊，持续9年。1950至1960年代，该影院每年放映一些前苏联影片及十几部国产片，且旧片多，重映片多，新片少。我依稀记得，有《花儿朵朵》《小兵张嘎》《青春之歌》《风雪大别山》等，有的影片是我当时省下买早点的5分钱买票看的。1966年始，老影片被封存，故事片停拍，主要上映《新闻简报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《列宁在十月》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等老片，1970年起多为《智取威虎山》《红灯记》等样板戏舞台片。

1970年代初，几个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被引进。1971年，新光电影院专门上了一套宽影幕设备，首映朝鲜片《卖花姑娘》，接着是《摘苹果的时候》及越南的《阿福》、阿尔巴利亚的《宁死不屈》等片。1972年又复映《英雄儿女》《上甘岭》等5部抗美援朝片，偶尔内部放映《不夜城》《早春二月》等禁片及译制片，但观众仅限机关文教单位人员。凭借家母的老师身份，我有幸看了来自日本的《啊，海军》《山本五十六》，被同学们羡慕不已。1975年，随着国产故事片的复苏，《闪闪的红星》《春苗》《难忘的战斗》《创业》等新片陆续上映。1977年后进入电影放映黄金期，《洪湖赤卫队》《冰山上来客》等老片解禁，《黑三角》《小花》等影片上市，另有印度《流浪者》、法国《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》、南斯拉夫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、日本《追捕》等译制片输入，影院门庭若市，售票窗口常挂着“今日客满”的牌子，没票的观众站在路边加价“接票”，更有甚者悄悄地倒买倒卖。当时有种现象很有意思，青年男女的爱恋表达，多以送票方式相约影院的。

1970年代有两部影片异常火爆，其轰动盛况空前绝后。一部是朝鲜的《卖花姑娘》，只售团体票，一天24小时连轴转。另一部是罗马尼亚的《多瑙河之波》，特设了两道检票口，来应对人头攒动、有票难进的混乱场面，先由铁栅门处检票，分批放行观众进内厅，再复检入场，导致有的人只看了大半场，有的不得已退票。我观后猜想，这或许是安娜的惊艳之美和搂搂抱抱的异国风情的缘故吧。

◇生活写真

家花与野鸟

邱冬

我老家的院子很大，足有两亩见方，密密麻麻地栽着各种树木花草。树木主要是樟、槐、梧桐、四季青，都生得非常高大，大多是我哥十来岁时栽的，一转眼四十来年了。

有一年，一群人头蜂子（马蜂）跑到一棵樟树顶梢搭了一个窝，吊罐一样悬在半空，村子人经过我家门前时，都小心翼翼地蹙着走，仿佛进了雷区。当然，我父母也时时提心吊胆。后来，我找了镇子里的消防队，他们连续来了两次，用高压水枪冲，很遗憾，只冲了半边窝子。不是消防队无能，是人头蜂太狡猾，将窝子搭得太高。那一次，父亲急得差点将那棵大樟树放倒。冬天来了，马蜂没了威风，全都蛰伏在窝里一动不动，一只黄鼠狼飞奔上去，拿那个令人头痛的蜂子窝当做蛋糕，吧唧吧唧，吃得一干二净。

除掉这些落叶乔木，哥哥栽的果树花草也很多。果树有桃、李、梨、杏、桔。花草有山茶、桂、广玉兰、梅、映山红，一株株、一簇簇，在树间，在砖砌的大花池子里，活得极为滋润。

春天里，花儿相继开放了，以红色调为主。桃花是粉红、水红，山茶是鲜红，映山红是血



◇逝者追忆

祭桂绍军烈士

刘东风

这是个雨水充沛的季节，我们的思念也更加浓烈。我们好想问一问：十三年了，绍军，你在天堂过得好吗？

2007年7月19日，你与同事出警，在调处一起宅基地纠纷时突然遭遇歹徒的疯狂袭击，顷刻间你血流如注、生命垂危，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闭上了双眼，为着公安这一神圣的职守光荣献身。

绍军，你是否知道：你走后的日子，思念你的何止是你老母与妻儿？情同手足的战友们也一直默默地思念着你，想念着你。每年的清明时节，芳草摇曳，细雨蒙蒙，我们手捧鲜花一次次、一回回追忆着远在天国的你。

十三年，四千七百多个日夜，对你女儿桂小黎来说，一切是那么漫长，一切又仿佛就发生在昨日，已是省城大学的教师的她，每一回想起久别的爸爸，都会默默地哽咽、哭泣……殉职的前几天，你还承诺要带高考刚结束的她去看大海和玉龙雪山，可尚未成行，你就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丢下了下无助的母女。女儿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多想与你分享喜悦，可是此时，却因为你的缺失，徒增悲伤。

你小的时候，家徒四壁，你对父母说，长大后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。你成年后，以优异成绩考入海军学府。18年后，你本可以继

红，广玉兰是紫红，蝴蝶兰是黑红。后来的日子，妻子回山里娘家，淘宝一样淘来了数十株新发的兰草，花骨朵一串串的，嫩白，隐藏在锯齿状的狭长叶片里，香气清新四溢。杏花也开了，粉白，满树皆是。稍后的日子，梨花也会开放，雪白色。

这些花儿竞相开放时，鸟开始歌唱，站在樟树、槐树、梧桐枯瘦的枝梢。鸟来自大自然，称为野鸟，名副其实。鸟的种类很多，我认得的有麻雀、布谷、斑鸠、喜鹊、八哥。

麻雀群居，出来觅食也成群结队，没事时喜欢站电线上，整整齐齐排列，有梳理羽毛的、有交头接耳的、有凝视远方的、有闭目沉思……形态各异。倘若落在树梢，必打打闹闹、此起彼伏地飞，枯树立即显得生机盎然。它们不管停在何处，嘴里都叽叽喳喳的，酷似好唠叨的老妇。布谷和斑鸠体型极为相似，毛色皆银灰，白肚皮，叽叽咕叽叽咕地叫，叫的时候，脖子一伸一缩的，挺富有弹性。

喜鹊的出现仿佛是今年才有的罕事，它们的羽毛黑白相间，喳喳地叫，叫一声就翘一下尾巴，似乎很卖力。它们的叫声鞭炮一般热闹，充满喜气。八哥黑毛、黄嘴，唧唧嘘嘘，就像人吹口哨。传言若将八哥舌头割掉一半，就可以学人说话。早就知道八哥会说人话，但不知需将舌头割掉一半，这种做法很残忍，八哥肯定也很痛。这种只为满足一时的好奇心而残害鸟类的做法，我心里很不认同。

那天在老家，还听见屋后竹园有鸟“提壶匠、提壶匠”地叫，清脆悦耳，就像夏天赤足走在林间小溪里，感觉倍儿凉爽。忙出屋找寻，竹林稠密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影，踟躇半天，无果而返。妻子说是竹根鸟，身材小巧，黄毛红嘴，头顶一圈白毛。急去网上搜寻，却找不到这种鸟。究其音，酷似黄鹂，到底是何鸟，一直是个谜。

那天在老家，还听见屋后竹园有鸟“提壶匠、提壶匠”地叫，清脆悦耳，就像夏天赤足走在林间小溪里，感觉倍儿凉爽。忙出屋找寻，竹林稠密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影，踟躇半天，无果而返。妻子说是竹根鸟，身材小巧，黄毛红嘴，头顶一圈白毛。急去网上搜寻，却找不到这种鸟。究其音，酷似黄鹂，到底是何鸟，一直是个谜。

许多时候，作为战友，我们都会想：你在另一个世界里会干什么？你还干着警察老本行吗？亦或你改行做了妙手回春的医生，答疑解惑的夫子还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老总？不，依你的性格与品行，我们想，你肯定还是干警察最合适，那也是你最热爱的岗位。

绍军，现在的警队与从前相比已翻天覆地：领导亲民，战友敬业，公安的面貌也日新月异。你昔日一些战友都通过竞争上岗当领导了，他们的进步与你生前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。

绍军，亲爱的战友，在这草长莺飞的季节，在往后似水的流年里，我们会用行动安慰你：我们会一如既往，淡泊名利，像你一样，做好人民的守护神。